

狂飆叢書第三

沉悶的戲劇

培 良 作

上海光華書局印行

1927

狂風叢書第三

第四種

沉悶的戲劇

培良作

上海

光華書局印行

1927

給 讀 者

共總有三個獨幕劇，生的留戀與死的誘惑，冬天和暗嫩，我把來集在一處，給牠加上一個沉悶的戲劇這樣的名字。所以叫作沉悶的戲劇的意義，是想要告訴那些預備在書本子裏尋求娛樂，消遣，和玩笑的人們，請他們不要再揭開這本書看牠的內容；這本書的名字已經是一個警告，恐怕他們定要碰鬼。

這個集子裏面，只充滿着疲倦，忿怒，愛之犧牲，迷悶矛盾，性底苦悶，以及所追求着的理想底破滅。真理並不像傳說中有着那樣美麗的面貌，反而常常是醜惡的。要面對面地看真理是很需一些勇氣，而幻想又每每容易破滅；所以，常徒勞於追尋，疲倦於追尋，痛苦於追尋，而一旦遇見了真理底醜惡的面貌的時候，則像那絕望，忿怒而且空洞的聲音“我恨你！”如暗嫩所叫着的，往往在我們周圍響着呢。

去年，就是十四年代，有一個時期，我非常疲倦，疲倦想到要逃避，我作了生的留戀與死的誘惑，給“死”穿上

美麗的衣服，而不顧病者那“我需要生命，我需要氣力，我需要強的精神”底呼聲。接着我經過一段飄流的時期，在飄流中我寫了冬天；我讓溫和的春走開，而投入“寒冷，黑暗而且殘酷”的冬裏面。隨後我又回到北京，在北京得到短時期的休息。這休息使我有餘裕抓住我所看見的生命底黑暗與其頹敗，而給牠加上古代的衣裳，這樣便作了暗嫩。

這些劇本，是獻給那被壓迫者，忍受者，爭鬥着的與叛徒，以及在生命中追尋痛苦，而觀照着享樂着那痛苦的人們。一切面着生命站立而不逃避的我都將與他們成爲朋友。

但是，朋友們，你們却不會從我這裏得到什麼安慰或者是憐惜；我不願意有誰伸着手等待着別人的安慰；而憐惜之類，我以爲，不過是紳士們用以顯示着自己的崇高的卑劣情緒而已。

朋友們，我將生的苦悶獻給你們，請你們在苦悶中抓住並且享樂你們的生命。我供給你們以苦悶及一切陰暗的東西，在裏面或將尋見豐富的生命，比一切愉快和幸福所能供給的更多。人生原不是爲的享樂，乃是爲的忍受；生活的面貌誠然是醜的，但是我們却可以在牠

的醜惡裏發現更高的美。

這幾個劇本，我還沒有機會把牠們弄到舞台上去；因為現在聰明的演者是不會冒着危險把牠們表演的。或者，這些東西也許不為我們的舞台所歡迎，或者竟將受到排斥，但我却不顧及這些。我現在，還不能知道戲劇將走着什麼樣的程途；但我是知道不會長久以現在這樣的形式進展的，尤其是現在的舞台。舞台，因為還未曾建築好便負上若干傳習的原故，將最先受攻擊而破潰，而從這兒發展出新的戲劇來。至於我們的舞台，則一直到如今還不曾存在呢。

戲劇在中國不過僅有很短促的生命，但已經墮入傳統的可悲的命運：牠已經成為一種僅僅玩弄着感覺與感情的娛樂品了。對於這，我是要反抗的——戲劇應該是顯示人類的心底深處和靈魂底隱微的藝術。這反抗的意義，我希望，雖然還沒有充足的力量罷，在這幾個劇本裏也能夠顯明地表示一些。

作者，十五年八月。

目錄

生的留戀與死的誘惑	1——14
冬天	15——43
暗嫩	44——78

生的留戀與死的誘惑

(獨幕劇)

角色

病者

看護婦

死神

佈 景

一間很小的病室。後台右邊一扇門，正中一窗。窗下有小條桌，蓋着白布，上面有藥瓶玻璃杯酒精燈之類。右邊一張病床，空着。左邊靠後一張病床，病者躺着。室中完全是白的顏色，而從窗戶，從門，窺見空洞的深黑。全劇用一盞淡藍色的光線照着劇中人。

幕開時病者躺在左邊的床上。他不過四十四五歲，瘦得利害，但還留着他固有的威嚴堅忍的精神。他眼睛凹進很深，體骨高聳，上面顯着由體溫增高而發生的不自然的紅色，顏面却非常青白，鼻孔張開，時時有點氣喘。他剛醒覺，想要撐起，但是沒有撐起的力量，又躺下了。

(看護婦入)

看 護 婦

你還是躺着好罷，先生。想坐起來嗎？

病 者

我沒有力量。

看 護 婦

你休息休息一會兒就好了。

病 者

怎麼樣，還是那樣生霧的沉悶的天氣嗎？

看 護 婦

是的，天氣老不開朗。

(她立刻知道這種話不適於病人，急轉了安慰的口吻。)

明天也許天晴了罷——一定的。

病 者

要等到明天嗎？我想看天的——想看看天的顏色。

(短時間的靜默。)

看 護 婦

我推你到窗下去好嗎？這樣好嗎？

(她把病床推到窗下，斜放着)

(病者不答，掙扎着，看護婦扶他起來，斜倚着床上，病者轉過

頭來，他的眼企急地向外望。看護婦默然坐在桌前。)

病 者

今天沒有人來看我嗎？——沒有？——又沒有嗎？

看 護 婦

(安慰的口吻)

等一會兒就來的。

病 者

又沒有嗎？我來到這裏，始終沒有來看我嗎？

看 護 婦

好像有的，怎麼能沒有呢。

病 者

我清清楚楚記得，始終沒有一個人來看我，沒有的

(啞場約一分鐘。)

看 護 婦

先生，是喫散的時候了。

(她起身拿藥倒在玻璃杯裏，拿杯坐在床上。)

病 者

這藥，能治好我的病嗎？

看 護 婦

是的，你喝下去，不久就會好的。

(他伸手來接，但是戰抖的厲害。)

你不用接，我拿着你喝罷。

病 者

我的手，現在完全不行了。我沒有氣力！——怎麼老沒有人來看我呢？我這樣一天一天等着！今天又沒有人

來看我嗎？沒有。

看 護 婦

你爲什麼這樣期待著呢？

病 者

藥的味道，怎麼這樣難受！我躺在這裏，天天喝難受的藥，而且沒有一個看我的人！睡在那邊的一位，已經出院了嗎？這空的床，多麼難看。

（看護婦極力想安慰他，但無話可說，終於沉默著。）

看 護 婦

再待幾天，你也好了，一樣的能出院了。

病 者

我嗎？我能夠出院嗎？怎麼天氣這麼壞？

看 護 婦

是的，不久你就會出院的。

病 者

請你拿個鏡子給我照照。（看護婦拿鏡子給他。）我怎麼瘦的這個樣子？這完全不是我從前的模樣了。我從先是勇敢，強壯，大無畏的。現在却成了這個樣子嗎？怎麼今天沒有人來看我呢？

（停一下。）

看 護 婦

你好像有所期待罷！

病 者

我能夠期什麼呢？——醫院裏是這樣的孤寂，藥的氣味，是這樣的難受！在這樣無生趣的生活裏，我怎麼能夠不期待呢？但是我期待什麼？有什麼可以期待的？——天氣老是這樣不開朗！

看 護 婦

你老是這樣惦記着天氣嗎？

病 者

唉！——天氣老是這樣不開朗！天氣好的時候，我可以看見青色的雲，看見光輝的太陽，看見幸福同希望——我可以看見遠處的山，樹林，平原，同天半的長河。那時候，我便可以幻想我的過去，希望我的將來——天氣老是這樣不開朗！

看 護 婦

你好好的養息，安心睡着罷。到明天，一到明天，太陽一定會出來的。那時候，我把你移到房廊底下去，你就可以看見遠處的山同樹林的。

病 者

這是怎樣孤寂的地方呵，我的靈魂都好似枯乾了似的！——今天又沒有人來看我嗎？

看 護 婦

停一會兒就會來的。

(她起身坐在桌傍，靠近病者。)

病 者

我沒有氣力，我不能起去。這樣一天一天疲倦，疲倦，我差不多要死了——要是有一個人來看我有一個人在我傍邊？那我——？

看 護 婦

你難道不知道有一個人天天在你的傍邊嗎？

病 者

我雖然很感激——

看 護 婦

你難道不知道這個天天在你旁邊的人，並不是因為職務的關係，才這樣做的嗎？

病 者

我很感謝你——

(靜默約一分鐘。)

看 護 婦

自從你第一天到這裏來，我就認識你了——

病 者

啊——

(微驚。)

看 護 婦

不要緊的——除了我以外，誰也不認識你。我知道你不願意把真面目讓人家知道的，但是我却認識你。
(停一下)我曾經見過你一次。六年以前，你從北方凱旋的時候，我看見你，在民衆熱烈的歡迎裏面。以後我時時注意你的消息。你雖然得到最高的榮譽，但究竟不是民衆所能了解的。因為你是勇猛急進，而民衆却是懦怯遲鈍的原故。隨後我看見你的失敗，看見你的失蹤，我覺得一顆光明的星從我心裡墮落了。那一天你到這兒來，雖然隔了六年，你的容貌也變得很厲害，但是那眼睛，那洞黑的，深沈的，包含着無限神祕的眼睛，我一看見，便知道這是誰。

(停一下。)

病 者

(很快地——病者說話始終又慢又沈着，只有這一次接得很快，但隨後也漸漸慢了。)

我從先好像不羈的野馬，在平原中奔馳。那時候，我是生的力，能動的力，跳躍的力。我的生活是奮鬥，我的事業是破壞：我想要創造一些炸彈似的雷電似的東西。我曾經是光榮同希望的對像，後來我却被打倒了。但是。我正等待着重新跳起來的機會——我想應該有人來看我了罷——我從先的朋友，同我一塊兒奮鬥的呢？——我需要他們。

看 護 婦

除了你的事業以外，就一無所係戀了嗎，你？

病 者

事業？現在什麼是我的事業呢？現在我所有的，只是破壞我自己底工作！我沒有氣力，我需要一個可以係戀的心。

看 護 婦

那麼，你——我第一次看見你的時候，我的心是何等劇烈地跳動呢！這跳動一直繼續着，六年以後，我第二次看見你，更加劇烈了。一顆光明的星，從先遠在天上的，已經與我接近了，而且只有我一個人知道。——我每一次想到你的勇敢，你的冒險，你的偉大，便好像覺得是我們光榮歷史的象徵。現在，你雖然被民衆所棄，但是，有一

個人，至少有一個人，等待看你呢。

(病者很慢地舉起他顫抖的手，想要握住看護婦的手，但是忽然又縮回去了。)

看 護 婦

(很痛苦地。)

啊——？

病 者

你愛我，是不是？(她沒有回答很久很久的。) 雖然是這樣，我，我還有被愛的資格嗎？你是不是愛我的力，愛我的精神，愛我的生命？——而這一切，豈不是都從我這裏消失了嗎？

(靜默約一分鐘。)

看 護 婦

你的心，你的心是永不會消失的。

(靜默約一分鐘。)

病 者

醫生說我的病怎樣？

看 護 婦

不久就會好的。

病 者